

潇洒送日月

肖明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序 言

李 学 明

在人民中国，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受惠于邓小平恢复高考的政策，于 1977 年、1978 年、1979 年考上大学，走进校门。那三年的 7 月中的那三天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这一批知识分子，对邓小平有特殊的感情。去年 2 月 9 日，在邓小平逝世 6 周年的祭日，中央文献研究室在重庆召开邓小平生平与学术思想研讨会。是晚，大型电影《邓小平》举行首映式，编剧、导演、演员与观众见面。影片大气磅礴，第一幕就把观众怔住了：火车站，几千个知青上山下乡，人头攒动，父母送子女，子女别亲人，红旗口号，锣鼓震天。隔了些年，又有一道风景线征服观众：恢复高考，知识青年背上书包走进学堂，教室书声朗朗，校园灯火辉煌，场面恢宏，撼动人心。很有意思，看完影片发现，影片顾问、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邓小平研究室主任冷落，编剧、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室副主任龙平平，代表观众发言的国际关系学院宫教授，都是 70 年代末期进入大学的。我虽不是那个年月上大学，但也被影片和现场的共鸣震动。

在邓小平百年华诞之际，肖明的《潇洒送日月》即将付梓。他反映的时代是他经历、受惠的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恢复高考制度，1979 年夏，24 岁、当了 3 年自行车厂工人、2 年厂医的肖明进入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1983 年肖明大学毕业后当了几年教师，在一个中等专



业学校任教，练了口。从 1987 年至今，18 年的记者生涯，又练了笔。这部《潇洒送日月》，恰是他 20 几年耍嘴巴子、笔杆子的成果。

从 1977 年开始，千万莘莘学子进考场，一年复一年，一直延续到 2002 年，才将 7 月改为 6 月。于是有些赶考的学子把 7 月戏称为“黑色的 7 月”，进考场好紧张。殊不知，上一个世纪 70 年代末期那三届考生，感受迥然不同。至今，他们清楚地记得，建国后，我国的统一高考制度始于 1952 年。健在的一大批老年知识分子就是自那以后上大学的。这种制度是对几百年来世界通行的选拔人才的公平竞争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可惜，14 年后开始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高考被停止了。1977 年，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请缨抓教育，“我是不客气的”一言既出，置众说纷纭于不顾，1977 年 10 月 12 日由国务院发出《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至此恢复高考，全国 570 万考生涌进考场，招收 27.3 万人（含 1978 年第一季度新生 6.2 万）。至今，想起那段岁月，他们还怦然心动。他们对那个 7 月的三天刻骨铭心。在他们眼里，那 7 月并不黑，而是“红色的 7 月”。是这个红色的 7 月，改变了他们一代人的命运和面貌。与肖明大学同一个班级、现已是教授的向万成告诉我，他只有小学、大学的同学，中学没有同学。我很纳闷，原来他没有念过初中和高中就下乡了。居然，下乡的几年他去见识那从未见过的 X+Y，去与唐诗宋词元曲打交道。直接以小学学历考上大学、当他进大学以后，还常常梦游般地问自己：我是在上大学么？上了一年他都还在怀疑。那时，年龄相差 10 多岁的大哥大姐与小弟小妹同班成为大学的奇观。今天，我们举目一观，在中国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他们那一代人已成为中坚力量之一，正在浓墨重彩地写着中国的当代史。

记 者

从 1986 年底《四川政协报》筹备、1987 年元旦正式出刊到现在，记者肖明见证了《四川政协报》的全过程。我喜欢跑，到各个地方去，一谈起《四川政协报》，大家都要提到肖明的名字。

我认识肖明，是从 1986 年开始的。那时，我在省委统战部，作《四川统一战线》杂志主编，彼此有些往来。报纸的新闻要新，杂志的新闻要深。我约他写一些重头一点的新闻稿件。而了解肖明，则是他那篇《石柱有条“华尔街”》的新闻。17 年过去了，翻开这部《潇洒送日月》，这篇文章对我引起的震动，恍然如昨。在今天有的人看来，石柱私房的事似乎算不了太大的事。血气方刚的肖记者，眼里怎么容得一粒沙子。他当年写的那组痛快淋漓的报道，今天依然是《四川政协报》值得骄傲的事。也正是这组报道，为《四川政协报》赢得了第一个四川省好新闻一等奖。

1988 年 9 月 3 日，初创只有 1 年 9 个月的《四川政协报》刊登了肖明《石柱有条“华尔街”》的报道。一篇 800 字的短新闻，捅了马蜂窝，迅即在全川传遍，人们争相传阅，说有个政协报，写了一篇好文章：

1988 年 8 月初，记者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采访时，许多政协委员与群众要记者去看一条新建的还未正式命名的街道。

当记者来到烈士纪念碑侧的这条街时，只见这里已经建起了几十幢风姿各异、花样翻新的小楼房。尽管此时已近天



黑，但尚有七八处建筑工地仍在夜以继日地大干快上。

记者从这里了解到，这些房子几乎全是县里党政机关干部，多数还是领导干部私人出钱盖起的。

记者在现场见到，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明显区别于老百姓的特殊的建筑群，有的楼房其华丽的外貌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难怪老百姓把这长约一公里尚未正式命名的街道称之为“华尔街”了。

据了解，石柱县是全国挂了号的贫困县之一，至今仍未解决温饱问题。记者在马武坝区、下路区采访时，亲眼见到了许多土家族农民至今没有住房，仍栖身于岩洞的景况。

值得一提的是：记者要去看岩洞的住户时，有好心人劝说不要去“惹麻烦”；记者要去“华尔街”时，有人也希望记者不要去“捅马蜂窝”！对此，记者也甚感惶惑！报纸皱了旧了破了，还在传来传去。

“这个肖明胆子真大。”肖明的名字不胫而走。他把“华尔街”的华丽住户与贫困农民栖身岩洞的强烈反差作了对比，人们赞扬肖明的文笔与胆识。

“这个《四川政协报》胆子真大。”肖明敢写，报纸敢登。报龄只有1岁零8个月，有初生牛犊的无所畏惧。这篇文章使人们晓得了由胡耀邦题

写报头的这张报纸，发行量一下子剧增。

当年，有几个记者像他那样，为了一篇报道长途跋涉？须知，从成都到石柱县要坐火车、汽车、轮船、木船，需要几天几夜。

当年，有几个记者，会因一篇报道 3 次去石柱？其中一次，在石柱竟住了 20 天。

当年，有几篇报道，追踪时间这么长，从 1988 年 9 月到 1989 年 8 月，历时竟有 1 年。

当年，有几篇报道，一直追踪、采用消息、通讯、评论、特写、图片等多种新闻表现手段进行系列报道，仅收入本书的文章就达 10 篇，3.2 万字。

当年，有几篇报道，通了天，惊动了中纪委？肖明这篇报道，中央办公厅、中纪委有批示，省委书记杨汝岱有批示，省纪委组织由省纪委副书记杨崇汇为组长的调查组，与记者一起在石柱蹲了 20 天，并把查处的结果于 1989 年 8 月中旬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副省长刘昌杰发布，中央、省、市几十家新闻单位记者参加，蔚为大观。

当年，有几个记者，经历了肖明那样的压力，那样多的威胁！他面对一封又一封的恐吓信，那样坦然一笑。肖明心仪的是这种追踪、这种刺激、这种危险。

当年，有哪一个记者，经受过那种一二十人长跪的群众场面，请肖记者来当头儿。“无冕之王”肖明初试锋芒。这是肖明的成名之作。

这是一篇反腐败檄文。一篇报道，掀起一股对领导干部建私房的反腐浪潮。52 名违法占地建房领导干部受到查处。一查到底，反腐倡廉动了真格。



这是舆论监督的成功案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四川日报》、《中国青年报》、《民主与法制》等新闻单位相继报道。

这是民主监督的范例。一篇报道引来了《省纪委、省监察厅、省建委、省国土局关于对城镇在职干部个人建造住宅加强管理的通知》。文件的出台，举一反三，解决类似问题。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把纠正领导干部违法建私房作为廉政建设九件大事之一。

或许是肖明对国土情有独钟、守土有责，从1989年6月至1989年9月，他又连续写出了6篇系列报道，镜头直对邻水县个别领导干部非法侵占国土修建新宅，一一曝光。省纪委、监察厅、省建委、省国土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给予严肃处理，使这件历时2年10个月，省、地国土局先后查处9次，省府、省纪委多次批示的马拉松赛终于了结。

肖明对腐败深恶痛绝。记者职责使然，他骨子里的爱得深、恨得透的因子使然。肖明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离休干部。父亲肖荣铮30年代参加中国共产党，早年在上海同济大学时，与乔石、吴学谦是同学，一道从事地下党工作，有一段共同参与痛打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险被抓进监狱的传奇。1957年父亲因说真话被内控。肖明从小耳濡目染，父母的傲骨和刚直影响了一辈子。乃至他在给小儿子的信中讲人生五味，希望这种因子传承下去。

10年以后，1997年11月，肖明置身在泰国的鳄鱼湾，怒火中烧，他那对腐败之风的切齿痛恨，又在这里发泄了：

步入这世界驰名的凶残天地，看见数万条大大小小、面目狰狞的鳄鱼密密麻麻地盘踞在怪石碧潭之间，闻到弥漫在每一个角落

落与每立方空气中的强烈的腐臭味，这足令正常人难以持久的熏天臭气，由此忽然想到如今中国产生的大大小小的腐败人物们的一大共性，其追逐铜臭的毒瘾就像喜闻这鳄鱼潭的臭气一般，哪些日进斗金的贪官污吏不是有一天无钱进账、一天闻不到铜臭就怅然若失、坐立不安如鸦片烟鬼毒瘾发作的荒唐记录吗？

见到眼前一条条面目狰狞，从头到尾满身癞皮疙瘩的鳄鱼张着血盆大口穷凶极恶地吞食着一块块腐臭腐烂之物，我的心中又转出一念，如果将中国的那些本质上与眼前鳄鱼吞食的腐烂臭肉无二的大小腐败分子出口到泰国喂鳄鱼，其腐其烂其臭其味肯定远胜牛羊类腐败之物，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物（诸如两面三刀、溜须拍马、趋炎附势、哈腰点头、同宗提携、裙带拉扯、钻营投机、媚上欺下、欺世盗名等等）肯定大合鳄鱼口味、大受鳄鱼喜纳。

将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之物出口到鳄鱼潭换外汇、于国于民有利；让鳄鱼与腐败分子各得其所，此计可行乎？

写人物，是肖明的长项。他那记者的目光，总在寻觅。他在这部书里，向我们讲述了一些名人轶事。朱德向魏时珍学德语；马克思炒股有方；吴棹仙向毛泽东献《子午流注环周图》；罗曼·罗兰的亲笔信在广汉发现，这些读来颇觉新奇趣。而这每一个故事，他都经历了艰巨的发掘过程，甚至是抢救得来的。朱德学德语，是1987年他采访九秩有二的老人、四川大学教授魏时珍得来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写给贝珊的信，是在广汉采访戴季陶的堂弟戴小江得到的，戴小江已是76岁的老人。至于冯玉祥将军“白昼掌灯见老蒋”的传闻，脍炙人口，冯玉祥的爱国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1945年抗战胜利后，冯玉祥对蒋介石搞内战、镇压民主人士深为不满。大白天，他高挑灯笼冲进蒋介石的官邸。蒋介石指着灯笼诧异地问：“冯兄，我这里不是有电灯吗？哪还用得着这玩意儿。”而冯玉祥则寓意深长地笑答曰：“委员长有所不知，你这住处的确是无比光明，但外面却是黑雾沉沉，昏暗无光，到处不见路，所以为兄不得不白昼掌灯前来见你。”蒋一听冯玉祥的弦外之音，立即明白是冯在挖苦他，但又不便发作，只是将脸拉得老长，许久说不出话来。

这桩往事是16年前，他在大山深处彭水县找到冯玉祥的卫士罗德甫、⁸ 罗国志发掘来的。

肖明笔下的人物，可以说从一个人侧面反映了这个时代四川人民政协和统一战线的面貌。对老一代民主党派领导人，肖明一一拜访。而四川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与全国其他地方不一样，因为四川是3个半民主党派的发祥地。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以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都是在重庆创建的。四川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大都是在建国前同中国共产党一起经历了腥风血雨，有着特殊的一段情份。肖明有幸与他们结识，甚至成为忘年交。徐崇林，民建四川省委主委、省政协副主席，他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刘元瑄，民革四川省委主委、省政协副主席，30年代即是国民党的军长；裴昌会，原国民党兵团司令、民革四川省委副主委，胡耀邦任川北行署主任时，他是副主

任；陈祖湘，民建四川省委主委，省政协副主席，是中国最早的民建会会员；刘云波，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委主委，省政协副主席，他是马克思就读的耶拿大学的女博士，终身未嫁，在朱自清的笔下“她把病人当爱人”……等等。四川这样一些重量级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每一个人都有一段特殊的经历，每一人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肖明都一一采访，记录在案。我们在这部书读到的潘大逵，是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民盟四川省委主委、省政协副主席；是我国著名的宪法专家，也是民盟的大右派。这样一位民主老人，在他 88 岁接受肖明采访时谈笑风生，“我愿意和青年人摆龙门阵。”谈到他对 1990 年 1 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肖明写了这样的文字：“要说我与党风雨同舟的合作，就从 1935 年上海救国会开始迄今也有 55 年了。中共中央的《意见》第一次以文件、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将我们几十年来合作的成功经验记录下来作为大家遵守的准则，这是非常可贵的。”“以我从参加‘五四’运动 70 年来的切身体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共产党这个核心、主心骨，没有这个凝聚力是根本不行的。没有共产党，我们民主党派就发展不起来，或者说搞起来也要垮掉。”

肖明记录了这些历史镜头：

1919 年，北京。“五四”运动。清华学生潘大逵紧跟许德珩、罗隆基等学生领袖声讨卖国贼，火烧赵家楼；

1935 年，上海。潘大逵等发起成立大学教授救国会。

1937 年，苏州。潘大逵参加宋庆龄领导中外瞩目的为营救“七君子”的自请入狱斗争。上海沦陷后，他又与许德珩、王造时、孙晓村、雷洁琼



等辗转江西，在政治讲习院中培训抗日干部；

1938年，四川。创办《民主宪政》，以共产党为知己，有邓初民、张秀熟、车耀先……，出任过中共四川省委领导的“星芒通讯社”社长；

1943年，昆明。他与罗隆基、费孝通、楚图南等创办了民盟第一个省支部。他与闻一多先生同主《民主周刊》。

1945年10月，重庆曾家岩50号，周恩来与潘大逵，纵论民主运动。

1945年12月，昆明西南联大广场。潘大逵、费孝通、钱端升、伍启元四位教授发表反内战、争民主讲演，即名震遐迩的“四教授讲演”；

1948年，彭县。他积极参加策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将军起义，为成都及四川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

肖明如数家珍，描述了这位历史老人的奋斗足迹。肖明一个又一个地记述了这些显赫的名字，在中国现代史上，他们的名字一个个熠熠生辉。

对于新一代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肖明也一一拜访。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主委、副省长康振黄，民革四川省委主委、省人大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校长王叔云，民盟四川省委常委、西南财经大学校长、省政协副主席刘诗白、民盟中央副主席、四川大学校长、副省长彭迪先，民革中央副主席、省人大副主任钮小明，民盟中央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吴正德，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主委、省人大副主任徐尚志，民建中央副主席、监察部副部长陈昌智，民建四川省委主委、省政协副主席（曾任副省长）王恒丰、农工四川省委主委、副省长刘晓峰等，个个都在肖明的笔下或镜头中展现过风采。全国政协常委苟建丽是肖明念大学时的老师，这位师长一直是 he 跟踪采访的对象。师生之间在统战、政协这个大舞台上

一直唱和不断。1997年6月，苟建丽荣任民进四川省委主委，将任省政协副主席时，肖明欣喜地记下了那历史的一刻：“阳光透过洁白的窗纱斜射进来，丝丝缕缕，引人遐思。沐浴在圣洁的阳光里，苟建丽的脸上一片祥和。她说，作为民主党派新一代领导人，必须识大体，顾大局，讲原则，讲风格。对人处事要向老一辈民进领导人学习。慎思、慎言、慎行，做到方圆结合。方者，指内方，为人要四四方方；圆者，指外圆，处理问题既要讲原则，又要有人情味……”寥寥数语，一个可亲可近的新一代民主党派领导人形象跃然纸上。

肖明写老一代民主党派领袖人物意在拨乱反正，为他们重树形象；写中青一代民主党派领导人，意在宣传，让人们了解他们。如果说，这在80年代、90年代对宣传民主党派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的话，那末，肖明写新生长起来的民营企业企业家，对于宣传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物，其宣传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今天我们谈及私人老板，多轻松，多时尚，他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而在80年代，一些人们对这些有钱人却以左眼红眼白眼相视，一些人视他们为另类，倘要写他们上报纸是有风险的，是需要勇气的。肖明天生有这个倔脾气，他认准了中国正需要这些人，要为他们鼓与呼。我们在这部书里读到的，并不是全部，就有大腕、中腕、小腕15位。大者如刘永好，他是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是光彩事业发起者，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作非公有制经济大有希望发言的企业家。斯时写斯人斯文，对他们有多大的鼓舞作用。



三中全会以后，一些海外朋友来到大陆，一批港澳的朋友进入政协。肖明总是抓住一切机会走近他们。张茜茜来了，这位把《阿里山的姑娘》唱红的四川省政协委员。李中奇来了，这位美国南加州“商界奇才”，创办了华商商会，在成都投资办起四川麦格公司。杨美莲来了，这位第一个演唱《洒向人间都是爱》，从而唱红的台湾歌星，她钟情于四川的山山水水。云大棉来了，这位香港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他慷慨解囊，捐资 10 万元办教育。梁桂华来了，这位《澳门日报》的总经理，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肖明曾在这份报纸多次发表文章，他们说了许多同行的知心话。

在大陆，琼瑶、三毛的名字如雷贯耳。当她们来到成都时，肖明肯定不会放过这天赐良机。人们有所不知，琼瑶生在成都，三毛生在重庆，两人原本都姓陈。两人都眷恋四川。1988 年琼瑶、平鑫涛夫妇来成都喝盖碗茶，肖明采写了《琼瑶坐成都茶馆》。1990 年 9 月三毛来成都，作为琼瑶的好友，知道肖明有过琼瑶品茗的文字，于是向肖明建议：你可以写一篇《三毛夜品蜀都“鬼饮食”》作为姊妹篇。“我要用余生岁月跑中国”，“如果我要再结婚，我希望嫁给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我把成都当自己的家了，上海我还有个家，还有个三毛爸爸张乐平关心我哩。四川这么好耍，真有那么一天，我就把新华书店的古书搬回家，还可跑到附近农村去住下渔樵闲话。四川出文化名人，如果再给李白杜甫拉拉关系，三苏、郭沫若，我也沾沾光，这就是非常完美的人生了。”

当人们读到这些文字时，怎么会想到一个有如此浓浓乡情、亲情、恋情的人，一个如此热爱生命、生活、人生的人，这些话出口才三个多月，竟在 1991 年元旦刚过的第四个凌晨撒手人寰？噩耗把肖明惊呆了，奋笔写出《三毛，长行何须如此匆忙！》洒一掬热泪！历史早已翻开新世纪的一

页，2001年在三毛辞世10年后，肖明对三毛的思念有增无减，写下了长达四千言的《三毛心中的祖国情结》在香港《祖国》杂志发表。

三毛长行已10年，说不尽这3600多个日日夜夜。而让我时常梦绕魂牵者，并非世人竞猜的长行之因，反是她那豪爽坦荡的心，她那浓浓的乡情，浓浓的亲情，浓浓的爱情汇成的浓得化不开的炎黄子孙的祖国深情。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一桩事是三毛连说带唱，叙述在台湾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那天神采飞扬的三毛口若悬河：“我是第一个把《义勇军进行曲》在台湾公开场合唱出来的人。”三毛调皮而诙谐地说：“因为我想试一试群众心理到底如何。那是一次收门票的演讲，去的人多是知识分子。我说，我们是中国人，你们知道中国的国歌怎么唱吗？下边一片茫然。真没听过？你们不知道吗？连调子也没听过？我就把桌子一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停！肃静，我就感觉下面那个怕字，下边的人不是自己怕，而是怕我（为我担心），我能唱，能怕吗？哈哈……”

肖明是称职的记者。博学多才的省政协主席廖伯康欣赏肖明的文笔，



对他随口背诵昆明滇池大观楼那副著名的长联十分惊叹：“肖明是认真读过书的人。”经济学家、政协副主席辛文喜欢肖明肯跑会写。年逾八旬的国学大师黄稚荃家里有张字条：“来人谈话请不要超过五分钟”而对后学晚辈肖明则敞开了房门，尽兴交谈，诗书相赠忘年知音。

行者

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3年前，我阅读余秋雨，对他的《行者无疆》读得细，对他走遍欧洲大地，中国行者只有他一人走到了北极的冰岛，为之动容。

肖明也是个行者。

中国有句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中国古代，有几多读书人？¹⁴ 读书人是高雅的，但能行万里路的又有几多？他们对“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深信不疑，挑灯夜读，成为文人一个景观。

然而，这也是中国文人的悲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说的是躬身实践的道理。周恩来有一副楹联：“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那无字句处，显然是在书斋外，在广阔的空间。

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比起古人来，幸运多了，能够行走天下。表面儒雅的肖明，并非膀大腰圆，身材魁梧，但恰是他清瘦的身躯经常萌动着豪情，有着一一种野性，常与一群“车疯子”行进在荒莽中。他们在行行走走中寻寻觅觅，在忘情地大呼大喊中自寻其乐，在笑得前仰后合中享受自然。大喜大悲，大动大静，大彻大悟，这是一种文人们追求的生活方式。

说是大喜大悲，《潇洒送日月》给我们讲述了几个惊险的场面，出生

入死的故事。我们读艾芜的《南行记》，看到他遇到了匪徒、莽蛇。肖明给我们的描述那些奇、特、趣，正是因为也有那些艰难与惊险的经历？肖明有过头部、颈部受伤，有过腰部、腹部受伤，身上从上到下，都留下了痕迹，他在书中都有提及。但他把每次的历险都当作的人生的体验，说是：乐极生悲，乐极生险，乐极生恐，乐极生趣。行者从乐开始，到趣结束，哪怕有恐、有险，那过程总是美好的。

第一次是1987年4月，曾在泸定循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之迹采访时遇险，“吱嘎、吱嘎……”一串撕裂人心的紧急刹车声后，越野车在陡峭的悬岩边颤巍巍地稳住，车轮几近悬空，近百米高的绝壁下，是波涛滚滚的大渡河……

第二次是1996年9月，在老区达县宾馆下榻处工作至凌晨4时，疲劳至极方倒床酣睡，早8点醒来，破门而入的盗贼卷尽了他的钱物。接案的公安感叹：万幸你没有醒来，睡着了反躲过了这要命的一劫。

第三次是1996年9月16日中午，在成都机场遭遇两车相撞，右腿粉碎性骨折，身上多处挫伤。全身如同散架，痛彻入骨，卧床两月。

第四次生死，1997年11月17日下午，是在万里迢迢的异国他乡，在万顷碧波的泰国暹罗湾海面上。在骑水摩托车时如同一块门板重重地被甩入了海中、向着海底深渊沉了下去……，几大口苦水吞入肚中，不省人事了，幸被两个泰国青年救起。

第五次是今年4月，一辆公交车在细雨霏霏中连续两次“追尾”向万成、肖明驾乘的“桑塔纳”，将轿车挤成了“变形金刚”。使这亲如手足的两弟兄程度不同受伤。至今，肖明的脖颈仍隐隐作痛。

喜欢在壮美天地间冒险寻求一种崇高境界是肖明行者走四方的又一特



点。请看他与一群“车疯子”进军西藏途中在横断山三江地区的感受。

此行险不可言：转不完的山，涉不完的水，怒山 72 道弯，弯弯埋凶险，路旁不时有警示牌提醒司机禁鸣喇叭，因声音震动空气，可能导致危岩飞石坠空伤人。高危路上，塌方乃家常便饭。泥石流、流沙区、冰雪路、抬头坡、收浆路（雨后未干之路）、回头弯、搓板路、水毁路、一应险恶、样样俱全。下深谷，车向地窟行。莫测深渊，阴风习习、胆颤心惊，三江波涛击嵯峨怪石、声若雷霆。飞沙走石随时有消灭我们于眨眼间之可能，在此险象环生中，会让你顿生不堪一击，脆弱渺小之感。

谈起一次又一次的生死搏斗，肖明都是一笑了之。那种刺激与快感，不是行者怎能领略？在妻子眼里，“永远长不大”的肖明屡教不改，一次又一次地走四方。

走巴山蜀水

肖明一直穿行在巴山蜀水间，行色匆匆，乐此不疲。

为了搞清四川的天然气，他在《天然气忧思录》中，向我们展示了 7 个镜头：忠县的陡峭山峰上烈日酷暑下的井架；长寿云台天然气的净化总厂，有令人窒息的剧毒气味；宣汉人工地质勘探队男女队员一身泥、一身汗，没有水洗澡；南充石油局地调处办公室的寂寞；梁平地震 5 大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辗转；梁平七里八井井口机器的轰鸣，四周杳无人